



書經恆解 卷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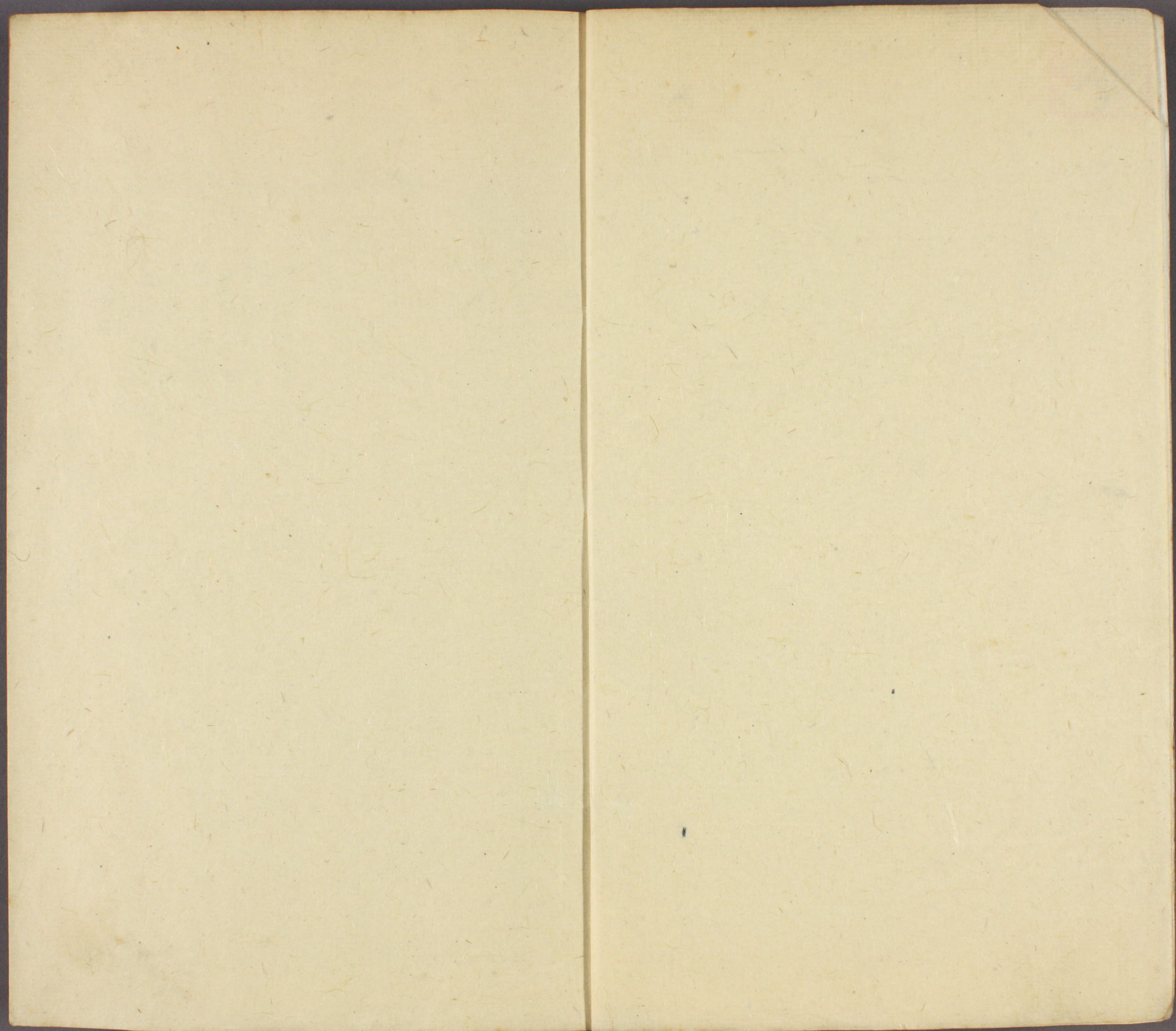
書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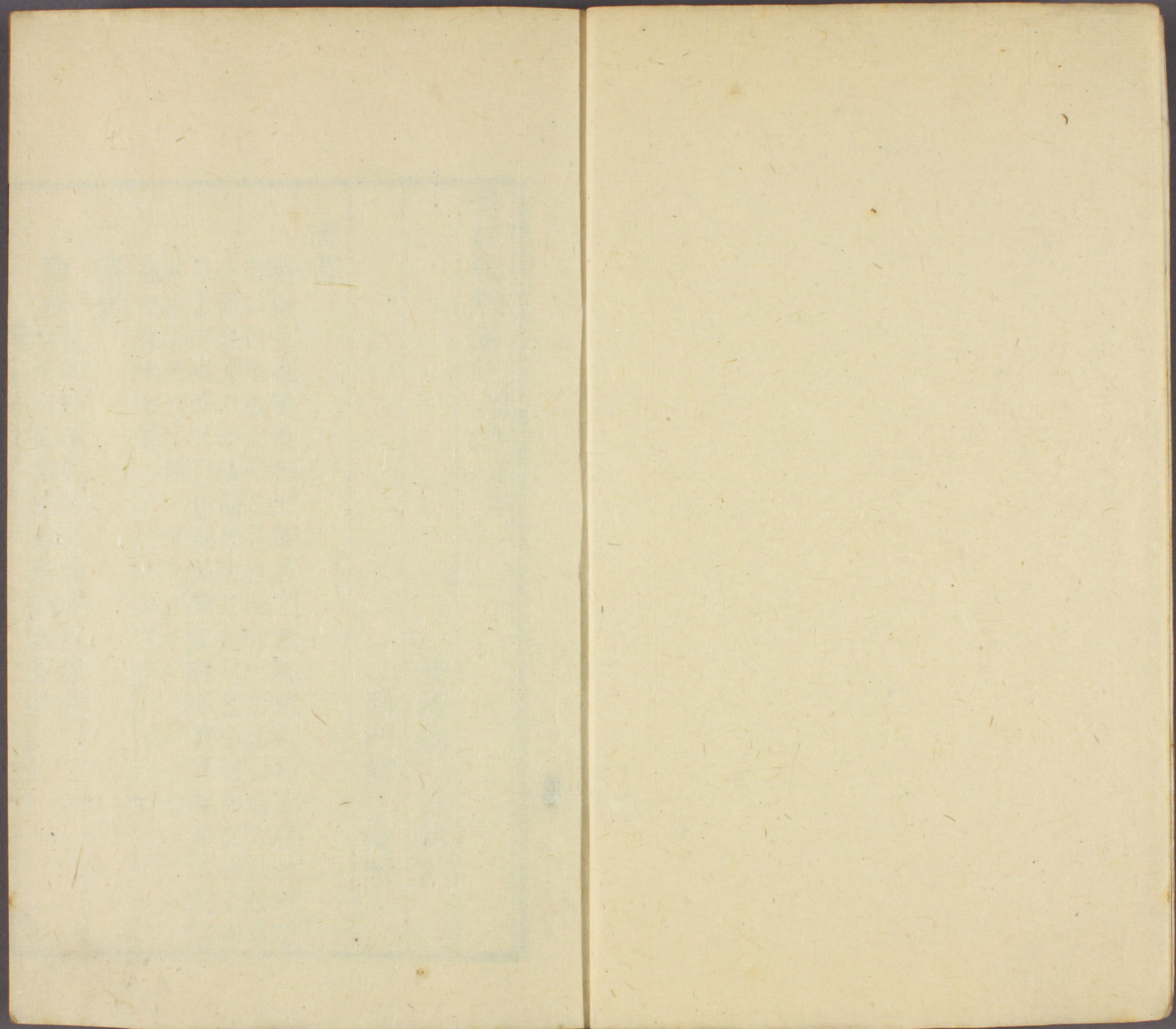
共六册

5712
2477
3



門 四七二
號 1477
卷 3





書經恆解卷三

晚年定本

雙流劉沅輯註

同門諸子參校

商書

商商北也契後相土徙居之地契為堯司徒有功封于
殷詩曰宅殷士芒芒是也至相土居商而始大湯徙居
亳而有天下國號殷從契之始封也亦號商從相土始
盛言之也或又以殷商竝稱史記不察誤記後人仍之
非也書凡三十四篇今存十七篇

帝告

釐沃

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
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征

書序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汝方

汝鳩

書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書序多不可信而此五篇其說近是第已無考矣

湯誓

湯號也名履姓子氏夏桀無道諸侯蓋皆已叛之湯自契以來傳世十三而八遷其國蓋歷夏之衰羿浞篡廢天下無主遂爾播遷流離夏于湯非能保護封建之者則湯于夏亦非若後世北面為臣者也但聖人至公無我以夏為天下共主故薦伊尹于桀冀俾維新桀既不從而生民塗炭已甚湯始伐之然猶慮其民未知救民之意故誓之焉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格至台我稱舉也稱亂謂伐天下之共主天子奉天以安民得罪于民則得罪于天故天殛之命之云者當時天下畔桀民怨其亡以民心之去卜天心之殛稱曰有夏可知桀非湯之君也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穡事農家收穫之事制裁也亳民安于湯政不知夏桀虐民之苦或疑湯師非時而湯以此解之當時天下畔桀多擾害民生之事若湯不伐桀民罹凶殘即非天意故曰畏上帝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

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其曰揣民之意以言台民自謂率猶一切也過眾力阻民力使不得生養之計割夏邑任意殘戕于民怠弗協無生人之樂而離畔也曰桀民言也日喻桀也○揣民之意必以為夏罪無與于我而不知夏王一切窮民之力使其不得謀生養殘暴夏邑使其不能保身命有眾皆怠心而離怨矣桀嘗以日自比民即目而指之曰是日何時而喪子願及汝偕亡蓋痛疾之至矣夏之昏德若茲朕安得棄而不救

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賚與大賚厚賞也食言言出而反吞之孥戮見甘誓蓋誓師之常規以肅紀律也桀之暴虐必有助惡之人如紂飛廉惡來之輩湯之民習于王政不得已而用之征伐恐其懈也故嚴以約之非夏民尙有不服而待力屈之也蓋聖

人敬事之心如此孟子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乃湯繫民望之實事

附解自來疑湯武之以臣伐君者多矣非孔子之言則湯武幾不免于篡逆孔子未嘗言湯武以臣伐君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敘堯舜禹湯武同一執中而後人因齊宣王之言不考當日情事遂生疑竇非也齊宣之言是戰國時策士橫議之談齊宣習聞之而以爲疑孟子欲警齊王以仁暴大義斷之而未暇詳申其說今證明之商自契始封至湯凡十四世計湯孫相土正當太康之時羿浞迭起國無共主相土修德自強東方諸侯咸歸之

故詩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蓋西北爲羿稟所據相土號
令東訖于海商商止舊云今陝西之商州非其十三世中
入遷其國播越流離夏君未嘗恤之亦如周之不密失官
竄于戎狄公劉大王遷豳遷岐皆非當時天子使之徙國
立社是故非素臣屬於夏者也特聖人之心以天下共主
不忘翼戴故湯三薦伊尹于桀與文王服事盡忠同桀不
聽從恣其殘暴至民怨之而欲與俱亡當時必有乘亂擾
民益致困苦者故湯十一征而汲汲伐夏文王時紂惡未
至貫盈故文服事湯時則桀已虐矣故湯征伐聖人豈有

毫髮私意于其閒哉史記載自孔甲以來諸侯多畔可見
夏世諸侯侵陵背畔夏王不能自保安能號令天下而商
之先仁弱反覆播遷非如躬承寵命祚土分茅爲夏內臣
可知詩曰韋顧旣伐昆吾夏桀則是湯先伐韋顧次伐昆
吾伐夏其最後也孟子曰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孔子
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
言夏殷于商周若敵國然正以商周之先皆竄徙流離僻
居一隅湯則由亳七十里而興周則爲戎蠻之長紂命王
季爲西伯亦祇以羈縻西戎如今長官司至湯尤未嘗受

桀命而亦未嘗畔桀其伐韋顧昆吾與文王伐崇伐密皆討不道以匡王室湯文之忠一也至桀紂天怒人怨而後伐之其仁又一也後儒不知古人情事孔孟竝未言湯武弑君而多爲異說以誣聖人竝誣孔孟可乎且唐虞夏商之世天下諸侯若後世部落會長非如後世天下一尊如舜本虞國至瞽瞍而微舜以德化民民樂歸之故所居一年成邑二年成聚三年成都若如後世在下鰥夫到處結黨聚眾以狂夫誅之矣商周本唐虞封國後世微弱又值王政凌夷展轉遷徙自竄于戎狄之間能修德行仁天下

歸之遂以伐暴救民故與堯舜禪讓異事而同仁不然身受夏商權祿以有其眾桀紂卽無道亦不應稱兵伐之孟子不云乎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身爲人臣值君無道諫之可也諫而不從死之可也義可不死去之可也如使商周素爲桀紂之臣國皆其國民皆其民甯棄國而不有豈假弔伐以興師哉後世若漢高明太祖皆由布衣而起素未受秦元爵祿又值秦元昏暴故其取天下特正惜其爲功名計而非爲蒼生計是以不得比迹于湯武若唐高祖爲隋大臣已不可與漢明同論然煬帝弑父

自立犯天下之大逆高祖若能明正其罪別立賢君自辭榮祿則可乃公然自立安得不與篡逆同科使湯武非義而孔子稱之何以爲孔子此名教之大防安可弗辨或曰湯自言慙德夫子亦謂武未盡善何耶曰湯之自慙以桀雖無道已不能匡救之而致用師以取又受天下翼戴覺於心歉然武之未盡善亦以文考服事已不得已而弔伐隱微抱歉故形于樂夫子止就樂言以明聖人之心非論揖讓征誅之優劣何得誤認愚于論語謂武章已詳茲不贅

夏社

疑至

臣扈

典寶

右四篇書逸詳見書序卷中茲不贅

仲虺之誥

仲虺奚仲之後湯左相或曰卽萊朱也史記湯既伐夏天下諸侯推戴爲天子不得已而從之以安民然其心歉然若有慙德仲虺乃作此以告天下故曰誥也今文無古文有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商人以湯安民有成功號之曰成而史臣追書之南巢今
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有居巢故城唐孔氏曰桀奔南巢
湯繼而不迫故稱放是也湯之伐桀雖應天順人而承堯
舜禹禪讓之後于心有歎史臣窺其意而書之以惟有慙
德不如然而自以為安則非聖人矣崔氏述乃
謂湯無慙德此書偽云何耶口實藉口指實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
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
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誥告于眾仲虺非謂湯不必慙恐天下以為果有慙而又
慮後世竊湯之似以稱亂也故作此誥乃之云者明此誥
之不容已也將言而先歎息仲虺亦同湯不得已之心也
欲氣質之欲塗泥炭火也勇果于為智燭于理表立木為
標準表正以湯為表而正天下禹之道皆堯舜之道即天
道也天錫智勇以正萬邦而存大道豈私于湯哉茲此也

典天討惡之常理言天慮民之亂而立君夏拂天意以虐
民故天錫王勇智以為法于天下而繼禹之舊今茲所行
乃率天之常經而奉順天命
非有一毫私意于其閒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
厥師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
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矯詐誣罔臧善式用爽明也簡畧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
貌予仲虺代湯自謂言進諫之言○申上文有夏昏德之
實言夏王有逆天之罪自知民心不服矣乃詐稱天命以
布命于下若所謂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類帝見其無悔
罪之意而反矯誣以為虐用以商受命而昭明眾庶焉當
桀之世簡賢附勢助桀為虐者甚多雖天肇造我邦而自
夏視之則若苗有莠若粟有秕必思翦除蓋其甘于為惡
且忌人之為善于時天下臣庶無小無大皆戰戰恐懼于

非辜之刑蓋善人惕息矣况我商薄德即有忠言豈足為
桀聽聞乎蓋湯會薦伊尹于桀冀以感悟挽救至于再四
而桀不用且囚辱湯是湯之道已盡而
言之不足為所聽聞明矣舊解欠通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
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
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
后后来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邇近殖繁聚懋茂也惟己人善如己善寬謂能容仁謂慈
愛信誠也葛國名今河南歸德府甯陵縣西有葛鄉是伯
爵也仇餉事見孟子初征當時諸侯因桀不綱虐民者眾
湯征之而自葛始攸所徂徂往後待后謂湯蘇再生也○申
上文表正之實言湯不紛心于聲色貨利惟以修德行政
為務凡懋于德者即懋之以官懋于功者即懋之以賞用

人之善一如己善或有過失改而不吝克寬克仁以彰誠
信于民是誠有可表正萬邦之德者矣乃有葛伯仇餉黍
之童子湯初徂徂之當時湯未嘗有服人之念也而東征
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惟恐其不至凡所徂之
處其民室家相慶曰後我后后来其
蘇則可見民之戴商已非一日矣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

昌

六句古人之言而仲虺述之也佑助也顯彰其名遂行其
志兼并其國攻伐其人弱則不能為而下將自亂昧者
迷于正道而民不聊生兼之攻之皆所以安民非侵奪也
亂亡皆謂其自致亂亡之事者取侮易慢之意推亡固存
而兼弱昧亂亡者言存兼賢德忠良言推之固之順天理
當恤弱昧亂亡在所當除推亡固存以善惡為
賞罰順天之理斯能承天之心而邦可昌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首四句承上起下之詞建中立中道于天下所謂皇建其有極也合宜曰義節文曰禮事易紛以義制之則得乎中心易雜以禮制之則歸于正後昆後世子孫能自得師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謂人莫己若驕侈極矣○承上而言人君德日新而巳則萬邦惟懷志自滿而不進則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凡所作為皆可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受益而裕自用則淺狹而小王之德至矣而猶日新而巳其有天下不亦宜乎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歎息而告天下臣民使共勉于至治也有禮謂湯昏暴謂桀言慎終之道惟在于始王若有絲毫利天下之心則豈特慙德而已乎今者夏桀奔亡天下自然歸湯皆天之意以湯有禮故殖之桀昏暴故覆之也天下人誠知天非有私于湯湯本無心于天下而敬崇天道體天之心為心以湯之德為德則可以永保天命于無窮矣蓋天下臣民皆感湯之化而未必體湯之德也仲虺以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勸臣民即謂以之勸湯可也

附解此篇因今文所無多疑其偽而崔氏述至謂其掇拾經傳之交而參以己意淺弱排比與誥體不相似亦未知其文義而妄相訾病者也夫曰誥則是誥臣民之詞非誥湯之詞先儒誤解致來崔氏之議今詳就本文詰之而讀者可以識其意矣湯之慙德乃史臣揣而書之然其欲然抱

歉自是理所必有兵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雖以仁伐
 暴意主救民豈容侈然自足則自引為慙必不可少者也
 仲虺非諧臣媚子豈曲為解說謂其可以不必慙哉天下
 臣民苦桀之暴推戴乎湯而或猶有不知湯之實者故仲
 虺作此以誥之其言夏之拂天曰昏德湯之承天曰大德
 明乎德者天所與湯有是德乃宜有是位而引兼弱攻昧
 數言則所以明湯所征伐皆無德而自取滅亡者也德日
 新節所以明日新其德不自滿足之學也慎終惟始又勉
 天下諸侯各自濯厲欽崇天道反復明天人之一理而征

伐之事非可已而必為既使天下知湯之心而又使湯聞
 之亦以順天安民為慰此記者所以先敘惟有慙德數句
 而後記誥文自解者不得本文之義而妄者又以為偽於
 是湯之慙德若遂果慙而仲虺曲為解慙亦類於諧臣媚
 子矣可無慨哉

湯誥

蔡氏曰湯放桀歸亳諸侯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
 始是也今文無古文有史記載湯誥與此不類閻百
 詩以彼為是此為非然詳其文義不如此書之長蓋
 史遷述經傳往往以己意增省文義故多與本文不
 類未可執以相訾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漢孔氏曰誕大也亳地名今河南偃師縣謂之西亳其河南歸德府商北縣東南古穀熟縣亦湯所都謂之南亳湯未伐桀居南亳後遷西亳

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皇大衷中也上天至中無二之理曰中不曰中而曰衷者天以至中之理降于民為民心情之宰故曰衷民順承天禮樂刑政惟君能然克能也綏安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

夏以彰厥罪

罹被荼毒荼菜味苦故假以言人毒苦毒螫蟲蛇虺之毒弗忍猶不堪也天之仁愛者斯民也民怨而訴于天天故降災于夏以警之而桀不悟天道一善而已善與天合淫則悖天天降之災故天下怨畔而當時災異更多可知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

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肆故也蔡氏卜曰告萬方則稱予一人對上帝而言則稱台小子不敢赦者知天愛民必不使一人凌暴天下也元牡夏尚黑湯固未嘗遽欲革夏也請罪有夏謙言問夏以荼毒萬方之由蓋湯初意惟欲桀改行自新而已元大也元聖伊尹也戮力謂撫安百姓之事請命請上帝之命不敢以天意在己而以天下人怨桀之意告於天卜天從違其必龜筮協從上帝默為許之而後伐夏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甯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孚誠信黜伏謂桀自奔南巢也僭差賁文貌允信殖遂其生也輯和戾罪隕墜也○承上言天誠佑下民夏桀自為逃竄上天福善禍淫之命果無差錯而民之維新者賁然若草木之榮滋兆民信能自殖矣天以予一人請命之故俾遂為爾民主輯甯爾邦家然朕自返本無善狀茲雖受天之命未知獲戾于上下者安在常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蓋湯不以天下為榮而以上不合天心下未答民願為懼此可見聖人之實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悖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造邦新革夏政而為治也彝法卽就悖慢典常簡閱也○此下乃告戒諸侯使無為非法之事無耽淫樂之情各守典常以承天休有善不敢不彰有罪不敢自恕惟體天心以為簡閱其萬方有罪則責在己身己身有罪無與于人蓋聖人不敢以己德為足而兢兢返求期于無罪以承天意如此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歎息而言以堅其信尚庶幾時忱時存忱惓以答天心陳氏櫟曰日尚曰乃亦皆不敢必之詞蓋兢兢不敢忽之意不特謂自當如此亦欲萬方諸侯皆勉于此也

附解堯舜禹相戒允執厥中而孟子曰湯執中其聖功至德卽此篇可見閻百詩等乃以為偽作豈非不明其詞義而

妄相訾嗾乎夫中者天地之奧而人受此以生未生以前
渾然粹然之理在此既生以後七情分而物欲甚受中之
本然失其舊矣故聖人教人致中以全天性雖中之理散
著於萬事萬理而中之原則在人身致其中而靜存天理
動協乎宜內外交修莫非所以養其天命之本體故曰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先儒不知中之實際但以見於事為
之無過不及者為中而中之本體未全即防閑省察能精
義入神者鮮矣湯言降衷于民若有恆性性即天理而中
即性之府也渾然在中者無可名象而穆穆也淵淵浩浩

也如天之無聲無臭而一元理氣彌綸布濩於六合內外
此聖人之中所以與天地一萬變不窮者也執中祇是固
守勿失非堅執用力之謂先儒誤解便覺聖人於危微之
介刻刻防閑終身幾無暇晷而聖人何以為從容中道耶
此篇湯言下民皆有恆性而溯其源因所得者深故言之
有本不曰降中而曰降衷衷者人心之主以此理為心中
之心若孟子所謂仁人心也之意言下民皆有天理必君
為之養教使皆全此受中之正而桀不能然是以己不得
不體天心為下民主其言請命于天必有至誠卜筮默通

帝謂之事非如後人希求非分妄託於天命也聖人之心如青天白日無一毫蒙翳學者未有聖人之學則不得聖人之心不知其心又安知其言夫天之所愛者民也民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天理也人君代天出治任意妄爲使人皆喪其所以爲人之理天必慟之聖心同天又安得而不悲憫之此湯之伐夏所以云不敢赦也此等處不明則毫釐有千里之謬慎之慎之至其引咎自責願天下無從匪彝無卽愆淫覆載同仁之量宛見奈何弗察而妄議哉請罪有夏與爾有眾請命其義不同而前人囹圄不清則聖

人之意遂隱夫五就湯五就桀孟子已嘗言之非妄語也湯初進尹于桀固冀其可以悔悟而改尹以湯之心爲心故屢就桀而不辭旣而痛下民之無辜故創征誅而不諱七十里之亳可以保民則本吾道以安之而已乃東西南北皆後後來林茂淵深魚鳥爭赴湯豈意及此哉向使夏桀聞風而悚懼中道而改絃湯雖爲臣妾可矣無如縱欲難迴天下皆叛湯雖至仁烏能禁止觀篇中罪己之意事天愛民之誠非聖人必不能爲此言而後人疑其僞亦可謂不辨蒼黃者矣

咎單作明居 篇七

伊訓

訓尊者告誡卑者之名伊尹臣也何得云訓蓋尹位居師保又述祖烈太甲後命史臣錄之而命名曰訓以誌尹功也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以訓于王

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意商曰祀取祭四時一終意周曰年取禾一熟或曰三正又名三統又名三微蔡仲默曰元祀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乙丑日也繫以朔者非朔日也商周以子丑月朝賀頒政如今年

節然其授時紀事仍從夏令伊姓尹名孫子云名摯不足信也祠告祭先王湯也伊尹祠者太甲居仲王之喪尹以冢宰代祭也以即位告于先王因朝見羣臣而百官之事則命尹攝之古諒闇之禮皆如此冢長也冢宰百官之長烈功湯有定天下之功為商太祖故以烈祖稱之成德即下文肇修人紀等事蔡仲默曰仲壬太甲叔父太甲嗣叔父而王為之服三年之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祠喪三年不祭也先王祇言厥祖雖徧見先王而尤致意于湯亦猶周公金縢之册雖徧告三王而獨眷眷于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王之事但此書本為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王之事是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甯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嗚條朕哉自亳

周以殷為監商以夏為監蓋以見聞最切也先后禹啟少
康之類天子天地人神萬物之主故懋厥德而莫不甯與
咸若鳴條岡在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北三十里接夏縣
界造攻桀造可攻之釁猶言始禍也哉孟子引作載始也
桀無道天下畔之多乘亂擾民伊尹相湯湯修德于
亳都定亂自亳先自正己而後正人也朕尹自謂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布昭敷著也聖武聖德之至民悅而畏之桀虐民而
湯之寬仁布于天下故兆民信而懷之奉為天子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

四海

不曰嗣位而曰嗣德者位由德致嗣先王之位當嗣其德
也初初政立愛立敬盡愛敬于己而立民之表也孝弟者
仁義之天良民所共見親親則仁之本敬長義之本也由
家而邦而天下一仁義貫之而已伊尹特以此發太甲之

良而勸其立極可
謂要言不煩矣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

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嗚呼歎息而言其難以動太甲之聽也人紀三綱五常拂
逆先民前世聖賢明晰善惡之狀忠盡匡弼之誠不求備
與人恕也若不及克己嚴也○承上言愛敬之道基于親
長而即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故我先王本仁本義肇修
人紀惟恐一念之不純勇于從諫謹于法古為上則有洞
察之明為下則有服事之忠與人以恕律己維嚴是以人
心悅而天意從以至于
有萬邦也豈易易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敷廣也湯廣求賢哲以襄至治非為己子孫計也伊尹為
太甲言欲其嗣德故言俾輔爾後嗣欲其任用老成無改

舊章耳而閭百詩據此言以為偽作誣矣

制官刑傲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官刑在官者之法歌舞非絕不可也恆則無度酣則無禮巫風若巫覡然殉貪求無厭若以身殉也淫風肆欲過度比昵也亂風悖好惡之正理上之所為民視效也故以風言三風其綱十愆其目墨鑿其額涅以墨唐孔氏曰五刑之輕者蒙士童蒙之士○言湯既修德任賢以垂則又制為在官者之刑以傲有位且使蒙士誦習以端始基其言卿士邦君有一必至喪亡則天子可知矣臣下不匡其刑墨則己之不得不盡其規諫亦可知具訓于蒙士則太甲

之當慎始又何待言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祗敬也敬厥身則凡嗣德之事莫不由焉而三風十愆自能免矣聖謨湯之訓嘉言臣民之善言也不常祥殃無定惟以善不善為權衡而已罔小罔大敬肆之分起于一念而遂及于天下萬物故集慶與墜宗異也

附解伊尹受湯顧命當丙壬短祚太甲幼沖此篇之訓自不容已而前人以今文所無多疑其偽一日十二月乙丑不合改月之說也一日不紀外丙仲壬孟子且可疑也至俾

輔後嗣謂湯自私其後非聖人至公之心仲尼議鑄刑書
湯不應己制官刑紛紛曲說閻百詩為甚十二月乙丑及
丙壬之事蔡仲默之辨已詳俾輔後嗣愚于正解已悉制
官刑不過以此戒臣工非列為刑書如後世律例也義皇
卦噬嗑堯舜放四凶謂臣下不當肅以官刑可乎百詩又
謂伊尹對太甲稱字而不名非人臣禮以斷此書及下篇
之偽然伊尹名摯孔孟不言出于孫子蓋不足信至呂氏
春秋但有向摯而無伊摯孔氏誤引以伊陟伊奮例之尹
當即名無疑也湯崩太丁未立而卒外丙立二年卒仲壬

立四年而卒太丁子太甲即位孟子之言甚明程伊川泥
邵康節皇極經世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朱子已不
信之勿論可也

肆命 篇七

徂后 篇七

太甲上

史臣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三篇本相
屬成文因簡冊不能容故析而為三無他意也今文
無古文有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

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

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惠順也阿衡湯所以號伊尹也衡取權衡義阿保尊之之辭顧常自在之也謚古是字明命者上天之理而賦于人至明者也人之理即天之理故顧謚以凝天命上下神祇皆奉天理而分司造化者宅師體湯撫綏之意而安民眾也尹非自敘其功蓋欲嗣王聽己之言因謂己亦遵湯之德而左右之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

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先見猶言曩見也西邑夏夏都安邑在亳之西因湯之立國原非夏內臣故尹目之曰西邑夏也周當作君金仁山曰古文君寫為商與周字相似故誤是也言夏先王能慎德而有終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嗣王不克有終相亦

罔終蓋深明君臣一體之義見己之不容已于告誡也祇厥辟敬所以為君之道

王惟庸罔念聞

此句史臣之言庸常也太甲以尹言為泛常不念而若罔聞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且旁求俊彥啟迪後人

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爽黎明也丕大顯明也言湯于昧爽之時澡雪其清明之德坐以待且而行之呂東萊謂存心養性湛然清靜不啻日之東升而金仁山以為即顧謚之功是也旁求廣求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為善如此而又廣求俊乂以開導子孫使無顛越天命以取危亡蓋是時湯所遺畱之賢臣尚在而太甲不信任故尹屢言之從古人君敗德未有不因狎昵小人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
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儉德敬慎自束也太甲蓋奢縱不檢圖目前之晏安故尹指其病而藥之虞虞人機弩牙括矢末度射之準則省察釋發矢也欽厥止常存敬靜也懌悅慰萬世有辭言己有辭以告湯死且不朽也○太甲顛覆湯之典型蓋由奢肆故告以慎乃儉德存長久之慮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度與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成湯畱遺之法可謂詳矣惟治心無功是以縱欲無度宜敬其所止使此心常得虛明而凡修己治人皆率乃祖之攸行則我心快慰而有辭以答湯之付託萬世不朽矣蓋尹受顧命之重義不容辭故其言之誠切如此

王未克變

此亦史臣之言曰未克變蓋亦動于伊尹之言特習染而未盡革所為耳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

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習也桐宮地名有離宮蓋去湯墓不遠故曰密邇先王其訓置賢士以訓之也言太甲所為不義習于惡而若性成已弗能忍而安之聽其所為乃營于桐宮使太甲居之密邇先王感動發奮竝以先王之道朝夕訓之毋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王祖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祖往也居憂居仲王之喪近湯墓而發其怨艾允信謂誠信之德也此史臣之言

附解阿衡舊說以為商官名而崔東壁等遂謂阿衡非伊尹不知尹相湯湯倚而任之號曰阿衡取其凡事奉為權衡

阿保則尊之之辭無逸于湯言伊尹于太甲言保衡以其
爲太甲師保也崔氏乃謂一人而二名以此篇爲僞作何
耶伊尹受湯顧命位居師保不容不諄切告誡太甲亦非
至愚特以年少放浪不以尹言爲然耳太甲居仲壬之喪
尹當百官總己以聽之時因營桐宮使居憂置賢士左右
之朝夕訓導故太甲感悟修德非但令密邇湯墓自思己
過而已故曰密邇先王其訓後人稱爲放者以其安置之
不在國中而孟子亦沿舊說曰放以其事實具在不必競
競於字義辨也秦火之後舊籍不存乃生異說若使當時

伊尹事未有實據孟子必詳辨之觀割烹飯牛等事可見
桐宮非卽湯墓蓋去湯墓不遠耳湯墓自漢劉向已云無
考而後人附會之蓋不足信閻百詩因此謂此書剽竊陳
言謂以居桐宮爲諒陰三年顯悖孟子皆妄說也又竹書
紀年云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于
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
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其怪謬不經已甚而或乃猶有
據以疑此書者考據而不明理亦何貴哉陳氏櫟曰千古
性學開端于若有恆性一言其次則有習與性成之言孟

子性善之論本恆性而言孔子性近習遠之論自習與性成而發其言亦有所見然聖人止是得此天理以全爲人之道故成己成人無施不可其言理或沿前人或由創論要莫非身心所得可以爲訓亦不必如此鑿鑿向文字求之矣予弗狎于不順蔡傳于文義不順當從朱子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太甲居憂于桐宮蓋不久即改行爲善終喪而伊尹奉迎以歸冕袞冕喪既除以吉服迎歸必于朔者除喪而朝羣臣當于正朔行之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胥相匡正也言君民相須非德無以爲四方則天眷有商使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也林氏曰克終厥德伊尹力也而歸于天者君子能致人于悔過遷善之地而不能必其有悔過遷善之心伊尹嘗五就桀矣而彼終不改則太甲之改過不誠賢乎故尹稱天以頌之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師保特爲此重禮不類猶不肖度以處事嗜欲無節則敗度禮以防身縱肆

不檢則敗禮速召之急戾罪孽災道逃也既往已往太甲悔過而望伊尹匡救以圖厥終其意誠切如此非萬世之歟則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允誠信也伊尹拜稽以禮太甲而言圖終之道無他惟修身而常保誠信之德以協于臣民則明君也蓋太甲率德改行已知修身之道者故尹以允德勸之而詞不費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竝其有邦厥鄰乃曰猷

我后后來無罰

能修身則出治之本立矣又舉成湯仁民之事以勉其協于下困窮之人若子而惠愛之則仁之至矣故民服其命無不懽悅竝其鄰邦之民皆望湯以為君后來無罰即所謂后來其蘇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

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言王懋德當法烈祖而無一時之豫怠思孝思恭皆以德為本而嚴畏于祖先臣民也聰明者視聽之則然必察理遠到始為明聽德精詳始為聰蓋非修德懋德亦無以端視聽之源也無斁猶無窮

附解太甲居桐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已蓋其天資高明其始特少年狎慢及尹訓導有方翻然改悟如日月之食而更也改過之速非待三年始然但聽于冢宰三年乃禮之正故終喪尹乃以冕服奉歸月朔即政君喜于臣之匡救臣幸其君之克終不義性成轉為明良佳會惟尹之聖

能格君心之非惟太甲之賢能遷善改過其事其文均無可疑者而閻百詩等必謂為偽作何哉且其謂太甲不當稽首于伊尹記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孟子曰天子不召師聖帝明王莫不尊師重道所以能輔成其聖德尹為元臣受顧命位師保太甲何不可以稽首哉玩經文太甲喜于聞過惟恐尹之不言而拜稽以求言尹喜于克終不敢自居其功而拜稽以遜謝義無可疑者奈何以末俗鄙見妄肆訾議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太甲親政之後伊尹陳諫史臣以其為一時之言故與上篇類記而曰申誥也諫戒之詞美之云誥與湯誥洛誥之體異天者理之原民者天所恤鬼神秉天理以佑民敬則戒慎必至仁則體恤必周誠則寅畏必切各以其所重言之實一理也言天與民神皆無私愛私與惟視敬仁誠以為歸天位誠不易也艱哉咏歎以致責難之意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蔡氏曰德者合敬仁誠之稱是也德與不德治亂所關凡古人治亂興亡莫不由此後之襲其治亂者同則其興亡亦同治主于理故言道亂見于行故但言事也慎厥與由一念以及于萬事皆與治同道也明明后至明之君也蔡

氏曰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
慎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是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

慎厥與非德不能故以先王之懋德申言之懋敬厥德以其全體大用而言上文敬天仁民誠神皆在其中懋敬勉于敬而不息終始惟一之義亦即在內欲王以為法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

諸非道

湯之懋敬厥德全體大用悉具太甲初遷善尙未能然故復勸其謹小慎微克己從諫蓋懋敬厥德固有本原而正恐忽于淺近即易敗德民事惟難君位惟危思其難傲其危慎終于始始謂即政臨民之初也言逆心者難受遜志

者易從而必以道為斷則治心之功嚴矣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胡何元大良善貞正也慮善以動而後無失自強不息而後功成一人者萬邦之表純乎善則萬邦正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辯言巧言違道舊政湯之政也寵利恩寵榮利太甲蓋有明敏之才者故其改過甚勇而其始恃才巧辯不惠阿衡亦由乎此今既處仁遷義矣尹猶恐其舊習或存故戒以辯言亂政而又言為臣之道毋以寵利自居成功則隱示以王既克終己之道盡而心慰將退休矣永孚于休君臣交孚以保休美

附解孟子稱湯得堯舜之傳而以伊尹萊朱為見而知之萊朱即仲虺古人無異詞虺之稱湯也曰懋昭大德建中于

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尹之稱湯也曰懋敬厥德檢身若不及顧諟天之明命是二臣有道之實証也而梅鷺閻百詩等必以仲虺之誥及太甲三篇為偽作抑思其詞義之粹非淺學所能辨乎按史記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迺迎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云云以太甲親政為在六年後非授政之云亦失伊尹本事且非臣子所安也此三篇史臣敘太甲居桐遷善本末以交美其君臣何得尹自作訓以褒帝蓋史遷疏淺于聖賢事蹟往

往不察其實而以己意增省文義致啟疑竇乃閻百詩等反據之以疑此書不知其詞之悖也今試取此三篇而詳味之其情事與孟子既合而文復粹美學者不以義理為衡而索癡妄議奚其可乎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陳君臣宜一德之義史錄其詞取篇中咸有一德字以名篇以通篇詞義主于勉君臣一德非頌伊尹亦非尹特作此篇自謂其一德也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太甲親政伊尹將告老而歸私邑乃陳德以申戒之如下女所云此史臣本序不曰陳一德而曰陳戒于德蓋尹恐

太甲不常厥德而戒之其曰一德即常久而不二耳按伊尹相湯比至沃丁時卒尹壽百有餘歲此告歸時年應已在亳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諶信也九有九州言天道難恃以為信其命靡常歸于有德則保其位否則必亡甚言天之至常者惟德而人當體之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引桀與湯之已事以証之庸常監視啟迪開導一德常其德而不貳不息之名神主君為民神之主言神主則民主

可知自言及湯咸有一德非夸也蓋明誠一之德為治民之本使太甲自修竝以此取人也享漢孔氏曰當也九有九州師眾正正朔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申明一德貫乎天人以起下文天之理至誠無二人得之以為德亦能純一無二則天心可通而民同歸之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此乃申明一德之義德惟一則天理純矣由是而動于百為皆天之理故吉二三則雜于欲矣悖乎天理故凶僭差也吉凶之理無有差忒在人之一氣之理以起下文也其德為賞罰伊尹深明天人一氣之理以起下文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言王新踐阼而有惟新之德固足美矣然必終始惟一無或稍息是乃日新于無窮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尹以日新之德望太甲其斯為法祖致治之本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

惟和惟一為上為下

官通大小庶官而言賢有德者才有能者左右親近之臣也為上為德忠于上惟在成君之德為下為民親于下惟以愛民為心其難其慎謹于方用之始惟和惟一敬于既用之後承上言能日新其德尤必謹于用人凡任官惟以賢材為主而左右近習之臣亦必得人所以然者何也人臣忠于為上者必時時以輔成君德為心切于為下者必事事以愛民為念苟不慎于用人君德何以賴哉故必其難其慎審之于用之之始惟和惟一交孚于既用之後則

君臣一德而致治不難此又申明君臣當一德之義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

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德者何天理而已天理無不善故當以取善為師凡一言一行之善者皆可師也善亦何可勝紀惟有其至一者以權衡之而善乃兼收取天下之善以為己善而協于克一虞舜執兩用中不過如此尹以此勸君其義深矣凡有所言皆即乎天理人心之安使萬姓咸大其言且即其言可以見其心斯能安受先王之天祿而永定民之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

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

成厥功

廟制自適士一廟至天子七廟而止德厚則其廟制較隆
七世之廟則德至崇矣故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其才可以
整齊萬夫者自盡得其情盡于上也歎息而言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之崇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之得失天子為
天下主必使德可遺後而政足服民君非民無以使其非
后亦無以事其分雖殊其誼則戚為民上者必重視斯民
無自大而小人苟匹夫匹婦有一人不得自盡于上則民
主罔與成厥功此一德之所以不容緩而取善之所以不
容隘也

附解此篇多疑之者以尹自言暨湯咸有一德嫌于夸大不
近理也然考尹是時年已耄耄先朝重臣位居師保且太
甲已敬信乎尹將告歸而自述輔相先王致治之由亦非
為過史臣先提明將告歸所以明此篇為臨別丁寧傳心

之要典也抑所謂一德者誠一不二耳咸有一德言湯然
己亦不敢不然是明己效法成湯所以克享天心非謂己
與湯聖德同也誤解而妄訾議可乎是時太甲處仁遷義
服尹之訓想其于一德功夫久已從事故尹反復提撕惟
此為重不言德何以一以其已知不待言也夫天下古今
之理萬端而其要則歸于一是一者何天之理而人之性
萬事萬物之原古聖王經緯天地彌綸萬有皆本一德以
施措之而其幾則至微誠敬靜三字無閒于須臾由下學
而上達然後可以漸詣其極自堯舜以來精一執中之學

湯承其緒尹實有之太甲之始不惠于阿衡不惠此而已繼而處仁遷義處此遷此而已尹于歸老之際陳此訓言不嫌自命誠以太甲已知聖學非尋常勢分者流猶待避嫌遜辭也萬事不外一理天理該乎萬變烏有終始一德而尚慮無以興道致治者乎史臣特取咸有一德四字名篇所以明尹之功與君臣合德之義其詞或節尹所言以成篇或尹本有此篇之文如後世奏議皆不可知要其發明一德足以見湯尹承堯舜禹之道陋儒何得妄議耶蔡仲默集傳曰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閒者一也該括萬

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遺蓋有以知一之大凡矣而第綴其說于篇末謂伊尹言外之旨則殊不合本文之義而解七世之廟四句尤屬牽強今特正之

沃丁

咸父

四篇

伊陟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右六篇皆亡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贊巫咸作咸又四篇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然太甲三篇史敘太甲事盤庚三篇敘盤庚遷都事故以太甲盤庚名篇咎單訓伊尹事而何以沃丁名篇耶仲丁河亶甲祖乙則或者敘其遷居事耳伊陟原命孔傳以為原臣名原命伊陟三篇亦未有以見其實然桑穀生于朝一事尚書大傳以為武丁祖己之事韓詩外傳以為成湯伊尹之事但云穀生而不言桑說苑則于太戊武丁兩載之惟史記與序以為太戊事崔述曰成湯聖敬日躋遂有天下豈待為天子後然後懼而修德尚書稱武丁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則亦非因災而後自警者惟太戊尚書稱其嚴恭寅畏治民祗

懼則史記以此事為太戊者近是其言實獲我心也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按契本居殷至相土居商而大故湯有天下國號商或號殷從契之始封也據史記祖乙至陽甲凡五世陽甲之時殷衰時殷居河北河決盤庚立欲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殷民不願徙盤庚乃告諭臣民史錄其詞分為三篇今文古文皆有此篇則其誥誠羣臣者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感出矢言

殷地名在河南偃師縣適往率籲眾感眾憂怨不願遷徙之人矢言誓言按史記自仲丁以來殷政衰亂民多不率故盤庚即位欲徙都自強而世族莠民桀驚不從率羣不逞之人為怨言以相煽動誓不願遷如下文即其矢言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

句曰句其如台

我王謂祖乙劉殺也卜稽考之于卜台民自謂也○言我先王祖乙遷都來耿既既定宅于此矣其平日重愛我民無使盡劉亦惟設法防避河患相匡救以生今不能胥匡以生而欲遷都不特非人心所願也我嘗卜以稽之其龜兆亦曰其如我之所見毋妄動而可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甯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欒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

二字上當有盤庚曰字蓋傳寫遺闕

此節即下所云敷于民之詞服事也五邦謂五遷其邦蓋湯始居商繼居亳仲丁遷囂河直甲遷相祖乙遷耿也承于古謂法先王遷都斷絕也斷命天命已盡於舊都故河決顛仆也木再萌芽謂之由欒槁木之餘也茲新邑謂殷先王契與湯也○言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自用然猶不得安甯不能常其都邑自湯以來于今已五邦矣我今復遷亦法先王今不承于古不知河患不止是天命已絕眷顧于斯矣不知天命尙安能紹先王之烈以今國勢而論若木既顛僅有由欒天意欲我紹復先王之業重新國都永我命于茲新邑復先王舊居我順天心豈妄為乎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句黜乃心

無傲從康

眾臣眾猷謀康安也。○盤庚既正法度乃召臣眾悉至于庭而告之言汝等謀猷宜黜汝私心審理而行無得傲上不恭從汝所安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

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

訟

舊人世家舊臣播告詔命也。修修明匿藏指意指逸過也。聒聒多言起信取信險膚險偽膚淺訟言。○言古我先王亦惟任舊人以共政爾時舊人能忠于為國王播告之修則能承流宣化不隱匿其指意先王用是為國王播告之平居議論無有過言民用大變薄俗今汝聒聒妄言使民信汝險偽膚淺之言予不知汝所以訟言者果何意也。蓋

直斥其險詐之意而責之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荒德指今日責羣臣而言含德掩晦上意與不匿厥指正相反惕畏懼拙謀不先嚴禁作成也逸放肆意。○承上言先王之舊人如彼今我之舊人如此予面責于汝非予自荒茲德不事包容惟汝曖昧含德不畏予一人而包藏險心予于汝含德之意固已洞若觀火矣前此子以汝為舊臣姑息相就不繩以法致汝放逸不恭是亦子之拙謀成汝之過也。今安可復然哉。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紊亂也。四句承上起下言君令臣從若綱舉目張乃易圖功先勞後逸若農服田力穡乃可有秋而今之督率遷徙

不容已矣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此破其自私之見也婚友婚媾僚友當時晤晤者內懷自便之私阻擾遷都托為勞民之說以市恩于民上文所謂險膚者也故開導之言汝能去汝私心為民圖久安之計乃為能施實德至于婚友亦可久安樂土汝乃敢大言汝有積德謂今日阻擾遷為利民計乎蓋羣臣以苟安為利不知久遠之計故破其市恩惑民之見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

有黍稷

戎大毒害昏強也言汝乃不懼大害于遠邇苟且懷安如惰農然不勉強作勞不事田畝則必無有黍稷之可望今不遷都則河患不止戎毒不免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此乃斥其罪而責之和同吉言善言百姓百官敗禍猶禍敗姦宄刑也言自取敗禍以罹于姦宄之刑先惡于民以惡為民先也當時百官知大計者蓋多欲遷而世族及莠民不願故言其不和吉言于百姓先惡于民也奉承恫痛相視時是儉民小民逸口猶口過恐沈恐嚇民使受沈溺之患也○言今日之事百姓固為久遠之吉言者汝不和以共濟是汝自生毒害甘為敗禍以罹姦宄自災于厥身汝既以惡為斯民先矣身受首惡之誅自受痛苦汝

悔亦何及試觀儉利小民無甚知識猶相顧于箴言恐其發口而有過言之失况予能制汝死生之命汝有不釋于心汝何不明以告朕而乃相動以浮言且以遷都之勞恐嚇于眾使之沈溺浮言一動譬若火燎于原不可嚮邇其尚可撲滅乎此皆汝眾自不安分以取罪戾非予有咎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

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

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此又勸慰之使自新也遲任古賢人林氏以為即周任也胥及逸勤相與同勞逸非罰不當罰而罰世非一世勞勞于王家大享祀成湯也從與享功臣配食于廟也災禍也非德不賞而罰○遲任有言人惟求舊非若器之貴新爾為國之世臣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同其勞逸予敢動用非理之罰以加汝乎爾之先人世有勤勞我之先王世簡

在心爾誠有善予不敢掩如爾先人善在當時慶畱今日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享則今日作福作災惟爾自為如爾自新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之刑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

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難去聲

此告以虛己從善襄己之謀也難辨詰志志于穀蘇東坡曰有又通猶言孤與幼也○承上言汝今以善繼爾先人將何如哉今日遷都之事言者紛紛予告汝以辨難之法若射之有志先定其穀無論何人惟其言之善則從之有老成者汝無以其年邁而侮之有孤與幼者汝無以其微賤而弱之各謀長遠之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謀可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

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此告以體己罰惡賞善之意上文所謂聽予一人作猷者也伐誅也伐厥死誅其罪之當死者佚罰失其罰蓋功歸眾臣過歸一己也○承上言勉力聽予作猷者何哉爾為吾舊人分司賞罰之柄無有遠邇爾如用刑罰以罪人必審其當死者而伐之用祿賞以德人必審其有善者而彰之邦之滅惟汝眾之功邦之不滅是予一人賞罰不得其平予惟自省而已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罰及爾身弗可悔

總結上文之意致告蔡傳曰使各相告戒是也孫氏覺曰恭爾事則無傲上齊乃位則無從康慶乃口則無浮言是也時氏瀾曰盤庚本無刑人之意恐人見其勤懇遂以為不能用刑故露此意

附解史記謂陽甲之時殷衰自仲丁以來殷九世亂諸侯莫

朝陽甲崩弟盤庚立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殷民咨胥相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云云其所謂諸弟子或爭相代立者非也殷制兄死弟及次傳弟之子其謂殷衰及盤庚事則得之蓋自祖乙後殷寢微弱盤庚即位臣民猶狃于故習不從號令胥動浮言盤庚不遽加以刑罰而反復開導先正法度以整齊之次即事理以曲譬之然後惕以賞罰用心可謂厚矣當時舊家世臣尤為頑梗故此篇委曲嚴厲兼而有之舊解于各節承接語意多不明今悉正之至先儒謂盤庚改商為殷綱目前編因之于陽甲以

前皆書曰商王子盤庚以後皆書曰殷王于盤庚之元祀
書曰遷都于殷國號曰殷不知堯封契本居殷故詩曰宅
殷土芒芒因相土居商而始大故湯有天下國號商而殷
則其始封也盤庚遷殷乃復還舊都故曰紹復先王之
業因殷在前故詩書言殷商不言商殷其或稱殷或稱商
參差不一蓋殷與商可以連稱亦可互稱也商者湯之國
號而殷者商邑名後世所謂建都之地其稱為殷商猶其
稱為京周崔氏述亦嘗辨之至盤庚所以必遷殷者自是
詳審情勢非此不可立國而臣民襲常蹈故徒知遷都工

費不易不知河決已甚民受其殃國亦不安也聖王尙德
不尙險而形勝所在建都正位以固苞桑亦安可不講哉
惟殷衰已久臣民故多不馴盤庚不遽加罰而詳晰曉示
故爲聖王之度也

盤庚中

此篇詰民之詞蓋安土重遷本民之常又爲世族浮
言所惑彌肆咨怨盤庚既整齊百官又諭導斯民周
詳懇款可謂
仁義兼盡矣

盤庚作惟陟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咸
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作起也言其不順浮言決意爲之自河北而陟河南將以民遷乃告民之不率教者大爲告令皆以誠信行之民知盤庚英明非從前陽甲舊君等比其有眾皆至恭聽遷都之命勿有敢褻慢于王庭者盤庚于是登進厥民使就己而告之民卑天子就訓之故曰登進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明聽聽之詳明荒失忽忘不遵行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承受也順民意得民力之謂胥感同憂浮過也先時而謀其患如勝過天時喻今日早避河患古我先王無不敬民而承其意者民亦保固其君與君同憂鮮有不明天時者此起下節之言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

之間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承上浮天時而言殷先王亦嘗罹河患知天降大虐先王不敢懷戀舊都而別遷其所興作視民所利而遷汝其亦聞之矣今曷不念其所聞而順天時我所行或順汝或以意使汝有何成心惟喜平安與共今日勞民遷都乃不得已非汝有咎比于罰汝也古后猶先王承順俾使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若順籲呼新邑謂殷因天降大虐知天不佑我舊都矣故順天意而籲呼思此新邑厥志謂民心所同然也○承上康共之意言予今順理呼籲上天眷懷于茲新邑亦惟汝故大從斯民去危就安之志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

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試用也蓋以天心人事審量之而後遷己亦不敢必遷即吉也攸困憂心困鬱忱誠通鞠窮也○承上言今予上承天意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然憂念百端汝不憂朕心所以困言乃不宣布腹心敬念天心以誠動予而以怨言阻擾是汝自取罪苦譬若乘舟不及時而濟必臭敗所載爾今不以忱信我惟相與沈溺及危殆而後怨怒不早稽之于理雖怨怒何可愈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迂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長長久乃汝也災害謂河患也誕大也勸憂如以憂自勸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也有今罔後有今日無後日

言不人也上君上何生在上民恃君以生無知而罹災何取乎恃上以生也一心聽上臭生于穢起穢自臭猶言為惡自斃也倚偏倚不安迂邪曲不正迂續天意安民而迎之民命將絕而繼之畜養也○承上曷瘳而言汝不謀長久之計以思災害反聽浮言而阻擾是汝大勸憂矣豈知今若不遷有今即無後日汝不知而自災予知之而亦不汝救汝何恃在上以生也故今予命汝一乃心志從我之為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汝若起穢恐人乘機而陷汝身以偏倚導爾心以迂曲予今迎天安民之意而續乃命于天子豈威脅汝乎用奉養汝眾耳爾何愚哉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神后先王也沒而神之故曰神羞養也懷抱藏之意陳人也高后湯也崇重也○予念我先王勞爾先人予念勳舊故大養於爾惟恐或傷于爾如懷抱爾然今若失于政事不知避害安民久于茲地高后必大降重罪疾于我曰何

故虐我之民也此言亡不
遷都先王必降以罪疾

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

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生德謂不忠于上也迪順吉意○汝萬民乃不樂生與子
失德謂不忠于上也迪順吉意○汝萬民乃不樂生與子
一人同心則先后必大降汝罪疾曰何不與朕幼孫同心
蓋先后冀我上下同德以保久安其式憑如此故汝苟有
爽德則爾先人有靈自上
其罰汝汝未能有迪吉者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戕害也綏慰安之意○承上言我先王既勞汝祖汝共
為我畜養之民矣汝若有害理之意雖在汝心我先后已

早知之必先慰安爾祖父謂子孫不肖無與先人汝祖父
怒汝不率乃斷棄汝不以為子孫不救汝死矣此上二節
言民若不從遷其
先人亦必罪之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

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政亂政之人具蔡氏曰多取而兼有之陽甲時衰亂小
人在位多貪殘盤庚以為河患由人事起不敢斥言陽甲
而言亂政之人也刑害也迪啟也弗祥謂河患○今茲予
蓋有亂政之臣同在于位不以恤民為事惟知貪財具乃
貝玉故乃祖乃父告高后曰作大害于我孫啟我高后丕
乃重降不祥之事與我蓋我高后與乃祖父君臣一德既
沒而其靈如生冀我與爾上下同心爾有不忠固降爾罪
我有不仁亦降我災其凜然可畏如此也時氏瀾曰敬畏
祖父者人之良心也盤庚提其祖父
而言之敬畏之心豈不油然而是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不易難也言己反復而後告大恤大憂謂河患永敬勿忽視胥絕遠民不與上同心則絕遠而不聯屬分猷念分君之所謀所慮中正也○歎息而言今予告汝非易河水為災乃大可憂恤之事汝尚視為泛常乎其必永敬大恤相與同心以圖安定無相絕遠而不聯屬我今日所謀所念皆為汝計汝其分猷念以相從各以中正存心勿萌偏私之意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吉善迪道也顛越顛倒越理遇合也暫與姦宄合者亦必罪之無使為禍於新邑蓋盤庚承哀做之後明正刑賞故

能更新也遺畱易移也○承上言汝能設中乃心與我分猷念以相從乃有不善不道顛越不恭之人及暫遇人而姦宄者我必嚴加誅罰小則劓大則殄滅毋使移其種于茲新邑也蓋民畏遷以道途易生姦宄耳故以此曉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往往新邑生生保世不窮試用也前云安定厥邦此云永建乃家見邦家均受其利

附解據史記盤庚初立殷衰已久綱紀不立位貪鄙民亦不馴既不知脩省又苟且偷安坐受河患憚于遷徙盤庚以常舊服正法度其必明正刑賞罪不吉不迪臣民以肅綱紀而又委曲開導其餘所以有此三篇也開端即言先王與民一體己心亦然斷不敢違民願以自私然後痛言

不遷之害今之遷都所以迎天心而續民命末以先王與
其祖父鑒觀之靈動其良心肫肫焉蓋惟恐民之不釋然
其忠厚懇摯可謂至矣或疑盤庚言先王與羣臣祖父若
真有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日用之間者謂
大槩言理之所在質諸鬼神而無疑殷俗尙鬼故以其深
信者導之非真有物不知天地人神同此一理故同此一
氣相通况人君代天養民念念惟恐負民卽可以合天心
卽爲臣者生爲明良臣死亦靈爽如在固理之常盤庚以
先王之心爲心民亦以其祖父之志爲志上下一心天人

協應冥冥之中不若有挾持而左右之者乎後世惟視天
爲窈冥以祖父已死爲烏有是以任心背理不復知仁人
何以享帝孝子何以享親盤庚賢君達于幽明始終故言
之愷切如此而第以爲悚惕斯民猶末也篇中意義舊多
欠穩今悉正之讀者其詳味焉

盤庚下

此篇既遷之後
通詰臣民之詞

命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戲怠懋建大

書系傳解卷三
莫安定居民所居止位朝市廟社之屬綏安爰于也安慰而告之大命天命懋建大命勉力振興以承上天再造之命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厯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敷心腹腎腸極言傾誠之意臣民初不欲遷盤庚嘗斥責之今既維新故言己不罪其已往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以罪予一人當時盤庚罪顛越不恭者雖警懼必猶有私相誹謗者故又曉之如此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

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兹賁

先王湯也多美也勝也前功前人之功湯居亳而興功多於前人山亳地依山也凶德猶言凶災降以河患所以啟其遷亳故曰德也嘉績美功亂治也篤敬臣工之忠勤者民命天安民之意如有命詔也冲童也厥謀眾人不欲遷之謀弔至詩曰神之弔矣靈靈龜各非敢違謂己與篤敬之臣盤庚將遷而卜吉以為上帝高祖之靈示之也賁大也謂遷都大業歸遷都之意于先王上帝言今日之事非偶然也古我先王成湯居亳而興將增勝于前功欲我適于亳依山之地用降我凶德啟嘉績于朕邦故今我民遭水之患用蕩析離居無有定處爾謂朕何故震動萬民以遷豈知乃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治及我家朕及篤敬之臣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故予冲人非自用而廢爾眾人之謀上帝高祖弔降吉兆由龜卜之靈以示我與篤敬之臣各不敢違卜用適兹都以宏此大業耳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

我眾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邦伯諸侯師長州閭族黨之長隱幽憂也懋簡相爾大簡賢才以輔念敬念而敬之肩任也恭生生敬承上天生生之理敢謙詞也鞠養也敘欽敘政理而以敬行之○歎息而言子明示爾眾爾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念豈其尙存隱憂之心哉爾毋隱憂予其勉簡賢才以相助爾當念敬我眾勤于撫綏朕不任用好貨之人惟恭體上天生生之意以養人為志謀人安居之事凡朝政敘而勅之以敬自勸期與爾長保其安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進也謂進臣民而告之若順否不順也總結上文言今我既進爾眾而告以朕志矣汝于圖治之事或順我與否不妨亦以志告我無有不敬從者此又導以忠告言己非任私見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無毋同總聚庸功式敬也一心誠一之心上篇所謂設中乃心○此又戒羣臣言毋聚貨寶以生養百姓為功敬布為民之德永任一心而不變則可以久安長治也

附解遷都不特營治宮廟一切費鉅且臣民廬舍田業位置大不易焉盤庚奠居正位不知費幾許經營新造之國修德行政以鞠人謀人之保居為志其賢可想自言敘欽凡一切制度各就序行之持以敬心所謂敷心腹腎腸者也豈但曰傾誠告誡乎末又以若否導臣民忠諫其虛懷何如結以式敷民德永肩一心欲臣下與己同志仁民之心曷極前反復諄告民既悟而遷矣猶恐其未釋然復推本

上帝先王之意以堅厥志竝明言念敬之懷勸臣工以憂恤民隱無總貨寶蓋始終皆一片仁慈誠切之念宜民之帖然而殷遂以中興也蘇東坡乃謂盤庚德衰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不大誣前人乎後世厲民自用者苟且遷都多致喪亡由無此一片仁心亦無此經濟不得藉口于盤庚若董卓曹操藉遷都以盜國柄其奸逆心事犬彘弗如又不足道矣前人之解多滯今順其文義大勢而疏通之明者當不以爲鑿也弔由靈從王爾緝之說

說命上

高宗盤庚弟小乙之子名武丁功高故號曰高宗說臣名築于傅巖高宗舉以爲相因號曰傅說史敘其遇合相告語之詞爲書三篇總名之曰說命者以臣之得盡言于君由君之能命其臣也今文無古文有此第一篇記得說命相之詞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亮陰諒陰通鄭氏以爲天子居喪之廬古者君薨百官總已聽于冢宰三年亮陰不言禮之常高宗免喪而猶弗言故羣臣以爲過而諫也有先知之德者爲明哲明哲宜爲法于天下蓋高宗之賢臣下早共信之而疑其不言無以命令則其感帝心而夢良弼非同幻妄矣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
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
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庸用類似也恭默思道齊莊中正以一其心沈靜淵永以
究其理是所以誠于己而通于天之故也賚與良弼賢臣
高宗以明哲之才不敢自恃臨政之初恐不肖于前人而
慎重不言恭默以思其為民之心切至故帝鑒之而夢寐
之間若或有見亦理之常也審其象以旁求冀或遇之豈
欲必遇而說築于傅巖適與之肖則天人相孚之理不可
誣矣文王夢非熊孔子夢周公皆其求賢濟世之誠積久
而通惟聖人志氣昭明天人合一乃可不爽否則毫髮之
私神明垢蔽夢遂為幻妄邪怪之境若叔孫通夢豎牛梁
武帝夢天下牧守以地來獻淫貪之報假以為緣不可不
慎也傅巖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二十
五里名隱賢社沙澗水所經俗謂之聖人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
相此不言省文也相輔相左右親之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
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王氏炎曰不曰諫而曰誨者屈己以求教也朝夕則無時
而不然高宗見道明而自責勇故能如此金以礪而成器
喻切磋琢磨以成己德川以舟楫而涉險喻襄贊艱難以
成事功霖雨則民沾實惠矣此言己之倚任之者如此

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
傷

啟開沃灌溉心則開其錮蔽理則增其饜飫也瞑眩憤悶
之意良藥必憤悶而後疾可除欲其苦心以攻己過跣足

必視地而後足無傷欲其審慎以翼已行此言說之輔已當如此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

民

先王商先王之賢者高后湯也又論其率僚屬而共匡已過率先王而安兆民蓋以人事君乃為大臣之道也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是命上文所言勸以有終已久于其德尤望其始終輔德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

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木以繩直君以諫明誠聖明矣則臣雖不命其承已意誰敢不敬承王之美命者蓋高宗命說之詞固已能虛已求

諫者說尤望其反己自修企于聖明日欽曰祗君臣皆以一敬相勸所以為賢也

附解高宗夢說事世多疑之崔氏述竟斥為妄不知天人一

氣特私妄為之閒隔耳苟德修于身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天人何嘗相遠帝謂文王子懷明德周公豈妄言誣天誣

父乎高宗恭默思道誠靜所孚偶然感夢乃理之常程子

言高宗只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又

曰譬懸鏡于此有物必照亦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

大抵人心虛靈則善不善必先知之亦為近之愚謂夢豈

可以為常而平日修德理與天通有時念慮憂危天地必

默啟之史册所載不勝計也若不返躬修慝而徒求諸夢
朕則愚妄之甚者故君子以居敬窮理為先務不徒求諸
窈冥而德之至者神天可格亦不得以窈冥槩之說築傳
巖諸書之說不一孟子第言舉于版築墨翟云衣褐帶索
傭築于傳巖義亦相近賈誼賦云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史
記亦云說為胥靡築于傳巖孔安國謂說代胥靡以供食
猶墨子傭之說也而史記索隱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
隨坐輕刑之名是蓋以說真為胥靡矣然莊子胥靡登高
而不懼遺死生則胥靡非輕刑善乎何氏孟春曰胥靡非

經之所載也當以孟子及書為主史記賈誼所言不必曲
為附會作相置左右蔡氏謂冢宰兼師保然高宗呼之曰
汝曰說則非師保可知故不從其說

說命中

此篇記說進戒
于王之詞也

惟說命總百官

史記高宗任說之專見
說所以得盡言之故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
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明王古聖王天道尊卑秩敘之禮奉若順其自然制其當
然後王天子君公諸侯取法曰師帥領曰長逸豫安樂亂
也治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憲法乂治也天之聰明無不聞見以其純乎理也惟聖人
法天而至虛至明者與之合則臣敬順而民從治申明上
文奉若亂民之意見君與臣民莫不由天理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

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申言人君憲天聰明言動賞罰不可不慎也王言惟作令
而起羞亦由乎口甲冑本以禦亂而不慎反以起戎衣裳
以命有德在笥者待有功而後予干戈以誅有罪省躬者
已無瑕而後戮王能戒此信能聖明矣乃無不休美者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又言用人之宜慎治亂繫于庶官私昵親狎惡
德不德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

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

事惟醇

善晰于平時而臨事又加審慎如是以致動則當乎時中矣
然猶不敢自是自矜以善無窮而功必資于眾也事事皆
求有備亦惟其義理之當然者先事而豫非世俗權術之
說啟寵納侮開寵倖以召侮恥過作非成爲有心之惡無
是二者然後小人遠而進德純也攸居謂義理之安止于
心而無毫髮之雜者中有主而神明常清故措施無不悉
當政事惟醇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禮煩二句申上二句之意祭祀本以敬神黷則反褻矣禮即祭祀之禮煩數則人心不安神志懈散何以交神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旨美服行也高宗極贊說言以為可行如說不善于言則已無自聞而行之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

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知行相資為用高宗已能知之故說勵以行而謂為尤難也王誠深信而不慮其難說如不言則有咎蓋自任亦綦切矣

附解高宗舊學于甘盤已知至道故羣臣謂為明哲而說與

言皆精要之論篇中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必中有主而見理明然後慮而無失大學慮而后能得所以為止至善之效也然此乃傳說恐高宗忽微之意若論聖人時中之道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又無事多慮此際功力淺深不同不可混視夫子言天下何思何慮歎人中無主而多思慮又是一義最當辨之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則舜所謂不矜不伐莫與汝爭能之意惟厥攸居政事惟醇亦夫子修己以敬安人安百姓意凡如此類非聖賢不能言而世儒必以為偽作可謂庸妄矣

說命下

高宗本知道者得說而相與研究益進於德
反復諮諏衍為此三篇史臣純之以著其美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自
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
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子棄予惟克邁乃訓

甘盤賢臣名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者也無逸言
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唐孔氏謂高宗為王子時其父
小乙欲其知民艱苦故使居民間是也高宗言已舊學于
甘盤既而甘盤遜于荒野已入宅于河自河徂亳遷徙不
常以致學未卒業及其終而竟無所明見說喜其賢欲其
輔成己德如麴蘖之成酒鹽梅之和羹左右輔弼交修勿
棄己能力
行其訓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
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
積于厥躬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
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多聞乃可以廣其見此句領起下文學古學今皆求多聞
之道師古固佳而學古必遜順其志細心入理務及時而
精進其修乃如泉源之來誠篤信而念此道始積于厥躬
也况乎王有數民之責數人者必先自返其能否故數者
學之半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則其德之修自有出于不
及覺者王亦何必他求但監于先王成憲即可以永無愆
矣若說者知識淺陋亦何能有訓于王惟庶幾敬承王意
旁求俊乂列于庶位或可以答知遇耳蓋高宗以訓于朕
志望說以道事君以人事君之法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父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乃汝也風風動意高宗舉說于貧賤故言民心望治已恃說也先正賢保衡阿衡皆謂伊尹作起也○高宗以說自謙故歎息而言今四海之內咸仰朕德蓋以汝由布衣而輔弼必有大裨于朕也夫股肱具而後成人良臣輔而君始聖昔先正保衡起發我先王成就大業乃曰予弗克使君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有一夫不獲則曰是子之罪其勇于自任如此是以佐我烈祖格于皇天爾今尙明保于予無使阿衡專美于前自古君賴賢人賢亦賴君

惟爾有賢德能紹爾君子先王其毋多讓永安民生可也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以成湯自期以伊尹望說是休命也對答其意揚表其盛

附解高宗天資高明舊學甘盤蓋已聞道又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有以發其思艱慮患之志故能舉說民間灼知其賢專心委任此篇自陳薄學望其訓志盛德謙光尤為可掬說以遜志時敏終始典學對而但云監于先王而已君讓臣安得不讓然高宗既以伊尹望說則已早以成湯自待矣故高宗明述尹事而說曰敢對揚休命此與唐虞君臣

何以異哉而閻百詩王心敬崔東壁等必疑為偽書不深思其義而妄相詆訾於人心世教何益耶邈于荒野指甘盤為是甘盤邈後高宗入宅于河自河徂亳蓋亦就學第無如甘盤之賢者故學業卒不顯文義甚明前人殊誤

高宗彤日

高宗彤祭適有雉雉之異祖己訓王史臣追記其事與言摘其首四字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高宗彤曰越有雉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高宗史臣追書之詞祭之明日又祭殷日彤周日繹雉鳴也祖己臣名格正事祀事也高宗祭于禩廟明日又祭適有雉雉之異時蓋有以災祥立說者祖己恐王惑之不求諸己而求諸人故言先格王心正其行事乃遇變修省之

道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止一理也人得天理以為人是為民義民義有常故曰典厥義不若德即不盡民義者聽服也孚命以義行其賞罰是天信其命也正厥德罰不義以勸義台我也○言天降監下民常其民義無有差忒其降年于民有永不永者非天民自中道殞絕其命也蓋天以義監民民當順天之德或天降罰必當修省乃民有不順德者不服其罪天既信命以行賞罰正民之德矣乃不自恐懼曰天變其如我何此民之所以絕命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庥典祀無豐于昵

司主肩嗣昵親近也以禰視祖較爲親昵天肩猶天赤子
歎息而言王之職主于敬民民安即合天意祭祀以享先
王凡先王皆奉天理民爲天之子祖禰一體
祭有典常毋獨豐于昵嫌親父而輕祖也

附解篇首以廟號稱武丁金仁山鄒季友竝疑祖己之諫乃
祖庚非高宗不知高宗史臣追書耳史遷謂祖己當祖庚
時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作高宗彤日及
訓夫廟號必定自嗣王豈祖己所能主且以雉爲德于義
亦無歸遷殊妄誕矣蔡傳不從其祭成湯之說以彤爲祭
禰廟殊有所見但玩詞義尤有進者雉非不祥之物適當
彤祭而來庸臣附會獻諛必有以爲瑞者迂儒好言災異

又必有以爲怪者高宗彤祭或偶厚於所生祖己恐王惑
於災祥之言故先言天監民惟民義民義或順或否乃災
祥之所由生不在其他物怪以王平日而論固知德者特
今日之祭似于昵獨豐故告王敬天敬民勿以雉雛爲異
但典祀無豐于昵可也文義甚明前人不得其義乃以爲
詞旨淺直不似爲高宗言何鹵莽耶罔非天肩亦指民言

高宗之訓 七

序謂祖己訓王作史記亦云
然然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姓姬氏名昌戡勝也黎國名今山西潞安府黎城平順二縣地文王晚受紂命得專征伐為西伯黎國不順文王以紂命伐而勝之祖伊知紂將益驕侈奔諫于王史記其事如左今文古文皆有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黎為不道西伯以王命征而勝之初非有改于事殷之心也祖伊乘此諫王冀王或者懼而修省史臣言伊恐奔告者表伊之忠以見紂之危亡臣下灼見而紂不悟著紂之失為後戒也奔告蔡傳自其邑而奔告是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

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訖絕格至也呼天子以警動之言天既絕我殷命有道之至人與國之大龜皆無以為吉者非先王不佑我後人乃絕于天耳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康食猶康年年豐則民安食也虞度率典率常道承上言天訖殷命故棄我而降以凶年使民不得安食民因之不揆度于天理不道而不率常法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大命天命摯至也台民自謂言民怨王無道無不欲喪者曰天何不降威乎大命已不至矣今王其如我何蓋皆將叛之而去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王歎息言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民何能相毒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

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反反于其邑多參罪狀列著功自以為功謂有命自天之言也。祖伊退而私言紂罪多參列在上天已棄之矣。尚能責命于天乎。殷之即喪王不自恐懼而反自以為功。殊不知指汝所謂功者正不能無戮辱于爾邦。蓋逆知其必亡也。蔡仲默曰：祖伊以西伯戡黎奔告于紂，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知周之興必不利于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于周。文武公天下之心，于是可見。郝氏敬曰：孔子刪書不序文王事殷之事，而但存戡黎微子二篇，以見紂之危無異朝露。文王以摧枯拉朽之勢可取不取，故謂之至德是也。

附解王心敬等以西伯為武王謂黎逼近紂都戡黎即滅商之漸若文王伐密伐崇則去紂都尚遠幽岐俱鄰戎狄故

伐密伐崇俱不稟命天子而商之上下亦不留意其說非也不窟失官自竄于戎狄之間其後子孫為狄所逼屢屢遷徙商天子不問蓋以戎狄視之也及太王遷岐聖德日盛王季繼之戎狄畏服商因命為西伯以鎮撫諸戎文王襲父之舊伐密伐崇伐黎皆不道之國文王伐而服之使恭于朝所謂率商之叛國以事紂者也據伏生書傳伐者在伐崇密之前者即黎也周之伐諸國若無紂命紂豈能容之乎况黎去朝歌不遠文王擅伐國于王畿之內尚可為止于敬乎惟其奉命而伐故紂不以為嫌而且安于文

王經傳解卷三
王忠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也祖伊見周德日盛以理卜其必與藉戡黎之會進諫于王冀其或悟非謂周有凌逼之意也何嫌而以爲非文王事乎且卽武王亦豈異于文王之忠敬哉牧野之師乃天下諸侯叛紂武王不得已而緩靖之耳此義孔孟後人罕知者愚于四子書註屢言之茲不贅指乃功舊訓功爲事殊強當時文王以紂命戡黎功歸天子故紂不以戡黎爲懼而以戡黎爲喜謂己有命在天祖伊言指乃之所謂功正其不自悔懼不無戮于爾邦也然則西伯戡黎全是奉紂命行之祖伊之恐正以紂

方驕淫文王又奉命伐國而勝益以長其淫侈之心故奔告而苦諫也因書序有殷始咎周之言史記亦云西伯伐飢國祖伊聞之而咎周于是人遂以周勢燄凌商祖伊故恐而奔告然此篇無一語咎周誤解經文誣聖人而使亂逆藉口可乎惟知周乃奉紂命伐黎故紂不罪周而且自詡天命佑之祖伊恐及指乃功等語皆所以警告紂王始有著落明者詳之

微子

微國名在商圻內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鎮蓋故城也子爵也微子名啟帝乙長子

紂之庶兄慮殷將亡謀于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以篇首二字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父師大師箕子少師比干也亂治底定遂成陳列也沈如水之沈凶酒曰酗沈酗紂自為而微子歸之我者不忍斥言紂也○呼箕子比干而言殷其不能或治正四方矣我祖成湯底定天下成功昭昭于上我乃不能率德沈酗于酒用敗德于下所為如此其尚能或治四方乎

殷曰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師師互相師法罔恆獲無禮得罪乃理之常今不然罔有常得其罪者言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所以然者由上無教化卿士相師以非法之行凡有辜罪任意顛倒無有常得其罪者是以致小民無忌方興起而相敵相讐今殷其淪喪矣譬若涉于大水茫無津涯祖宗艱難之業不意一旦遂喪以至於今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濟若之何其

上文傷國亡此言己自處之道故以曰字著更端之詞狂謂紂發出狂發其狂惑之事謂將苦諫也顛濟隕墜其語辭○箕子尚末即對乃更咨之曰父師少師今國勢如此義不可坐視我其發出王狂惑之罪以苦諫乎吾家老成皆遠遜于荒矣國無人焉誰與共立今爾尚無意指告予以顛濟之事若之何哉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

言系心角卷三
三
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不言少師同答者省文也唐孔氏曰父師呼微子為王子則鄭王等以為紂諸父當是實也降下荒亂也方興未艾也乃罔畏不畏其所當畏咈逆者長老成舊有位先王所用○言天毒下災于民以亂我殷邦是以紂迷而不悟方興沈酗于酒日益昏肆乃不畏咈其老成及舊有位之人則耄遜于荒非賢者不輔我實自遠之耳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

用又讐斂召敵讐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自來而取曰攘漢孔氏曰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容相容降監下視也又治不怠不休息罪合一上下同罪瘠疲病罔詔無告也○承上言老成凋謝故今殷民罔知禮法乃至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隱將而食之亦無災害下視殷民所用以治之者皆如仇讐而聚斂之而召敵讐者方無有懈怠是上之培克與下之攘竊罪合于

一矣良民多瘠
何所告誅乎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

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

興起詔告迪道刻害也舊云箕子嘗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紂蓋忌微子矣○言商今其有災我起受其禍敗商若淪亡我斷無為人臣僕之理告王子以出亡為合道我舊云適以害子子今不出勢必同歸死亡商祀將遂顛隳矣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靖馬本作清潔也謂自潔其志獻達也○結言各自潔其志以求無愧自達于先王如我則不復顧行遯將與君同死矣蓋箕子以微子為紂所忌諫必不行故勸之以去而存宗祀至己則義不容逃期死于諫然後乃佯狂為奴者

言系心角卷三
蓋與比干俱諫紂殺比干而囚己既知其諫已不行徒死
無益且未知微子安歸故畱其身以存宗祀猶乎其告王
子出迪之意也後人不知乃以爲箕子爲傳道而不
死豈不謬哉至比干不言則以心同理同無二說也

附解微箕比干三人皆紂懿親義不可坐視亦不可徒死微
子痛商之將淪喪與箕子比干謀之蓋欲以死諫也箕子
告以我舊云刻子明紂必不聽爾言不如出迪以存商家
之一綫至己不爲臣僕亦不行遜蓋欲以死爭諫厥後諫
而不聽紂且囚之不忍以一死塞責故佯狂受辱以冀倖
君之一悟及比干又諫而死則箕子誠不必死而畱其身
以爲君萬一之求三人之心至誠悱惻九死而不回從容

而中道故夫子表其爲三仁此篇則其事也左傳楚逢伯
撰微子面縛輿櫬以媚楚子史遷不察從而傳會前人辨
之已詳至柳子厚箕子論尤不合理而人多信之不可不
辨我其發出狂舊解迂滯使微子之心不自靖之靖蔡
傳訓安亦無大害第馬融本作清謂忠潔之志已該得蔡
說矣觀此篇言殷亂情狀可見天下擾擾而無一語及周
武王與文王同一服事之忠亦可知前人不詳味經文至
疑伐紂爲非竝夫子之言亦不信何其疏淺也

書經恆解卷三終

